




文艺  
公社



# 与洞庭书

潘刚强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# 与洞庭书

潘刚强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与洞庭书 / 潘刚强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 
2019.1

(散文公社)

ISBN 978-7-5306-7481-9

I. ①与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59935 号

### 与洞庭书

YUDONGTINGSHU

潘刚强著

---

出版人: 张纪欣

统筹策划: 刘 洁

封面设计: 蔡露滋

责任编辑: 刘 洁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200 千字

印张: 16.5

版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8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

地址: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1 号

电话: (0539)2925659 邮编: 27601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序

# 波浪,水皮上的皱纹

刘 恪

给刚强校改序时,发现文章还是应该有一个标题,顺手写下了《波浪,水皮上的皱纹》,大抵取意文似看山不喜平,或对刚强散文的某种隐喻。回想刚强送来的散文书稿已经有半个月了。迟迟未曾动笔,其实当天我就可以写了,其间文章都陆陆续续看过,还有很多是经我手发表的。我一直把握不准的是从一个理论家角度,还是从一个朋友角度去写他。刚强一定想我多做一些理论评述,我则偏向朋友的立场。可偏向朋友立场又会有另一种声音出来,我的说服力何在。

先说刚强散文的社会人文情怀。这本书基本上围绕洞庭湖来写,各种普遍的事物:芦苇、鱼鹰、水牛、江豚、麋鹿,尤其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鸟:大白鹭、灰鹤、牛背鹭、凤头麦鸡、黑水鸡、苍鹭,还有数不胜数的鱼类。如果仅展示它们的样态,有摄影师就够了。刚强对它们有特别复杂的感情,他爱从地理学与历史的维度把握这些动植物。从历史战争、动植物的变迁史来表述,这是众多散文家讨巧而坐在家就能成就的工作。刚强把重心放在地理学、生物学的角度,这样有两件事就是必须要做的:其一,是地理考察。这样,我也几乎是跟他走遍了洞庭湖,有了田野调查的工夫,然后我们带着望远镜,深入

洞庭湖的核心地带,细微地看鸟。鸟的形态、结构(姿势与动态)、羽毛、鸟粪,鸟起飞时粪便就像一阵大雨,原来鸟要远行,轻装上阵提前排便。鸟的翅膀撑开天空,虽然受伤,羽毛的气孔仍能滑翔,从此鸟是心的天空。其二,便是生物知识的掌握。洞庭湖针嘴鱼的详尽考察,恐怕生物学家也不过如此。人在解剖生物的时候就如同他解剖自身,因而对自然的观察也必须在作家的的心灵中进行,然后用心去创造她。巴勒斯的散文虽然是最终端的产品,但他保持了自然最真实的面貌。“保持原始材料的真实,但却又是精华所在。”(《寻归荒野》程虹著,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153页)对生物地理的考察,刚强写了几十个日记本,详尽的数据,还有生物解剖图。这种详尽常被批评,他却认为对生物的严谨也就是对人的严谨。这让我觉出了自己的渺小。

他是坚定的生物保护主义者。他的生物保护是身体力行的事。对于江源湖泊的考察提案,他代表岳阳市政协联合各行业,自行组织考察小组,寻找各类专家,完成各项工作以后又撰写详尽的考察报告。这种行为方式迫使许多破坏环境的项目自然落马,有时他得意地告诉我某个污染项目终止了,露出了孩子一样的笑容,我这时才暗暗地佩服他的机智,用正面考察抵环境破坏。他写的江豚文章、麋鹿文章引起世界自然基金会(WWF)的注意,作为国际会议的参考文献。《森林与人类》与《青年文学》杂志都很喜欢他的文章。

刚强的散文艺术首先表现在他的描写性上,这时候的描写意义是整体性的:洞庭湖的诸事物。它兼指客体对象又指主体的想象,事物发展可能性的样态。洞庭湖的事物无论客观与微观都是我们书写方式不可穷尽的,刚强的特点是采用选择、命名、动态联系等方法。《观鸟谱》把黑水鸡作为飞禽描写:“黑黑的羽毛,脑袋像鸡,游水的形态像鸭,游到明亮开阔处,看得见鲜红的嘴额,两肋有白色细纹组成的线条,尾巴上翘,尾下亦有白色斑块,越发显得通体黑亮,透出暗绿色的光泽。”再隔两段又详细地描写了黑水鸡的相貌特征,一只黑水鸡他花心思写了约两千字。这种类如家禽野鸭的不太会飞的

鸟,他详细地考察它的生物特征与生活方式及与周边的环境。洞庭湖俗语九鹤十八鸭。常见的鸡形目雉科里没有黑水鸡,扩大到常见到的雁形目鸭科也没有。鹤形目鹤科二十种也没有,倒是他写的凤头麦鸡有。黑水鸡归属鹤形目秧鸡科十九种,但它并不出名。平常是它的特点,它倒真像个野鸭子,仅在于它黑一点,故此黑水鸡,像一个俗名。它生存的环境是水塘、稻田、水库、水沟,倒像是家养鸟。洞庭湖众多的是鹭、鹤、鹅、鸭,而且鹤与鹭是佼佼者,刚强选择最平常的,美如家禽的黑水鸡,这暗示保护鸟类就像爱护家禽一样,离我们并不遥远。而日常要寻一只天鹅,要进入洞庭湖腹地,谈何容易。他还特写了一篇鸬鹚的“鸟的地理学”,鱼鹰本是金鸮驯化而成,是洞庭湖区最常见的鸟类,可如今在大洞庭湖区域内特别少见,而且洞庭湖的鱼鹰还要从微山湖或江浙引进,几近灭绝。可以说真正的鱼鹰比野鸟还要珍贵,刚强用一篇散文来警示某种生物的灭绝,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。他还特别具有人类悲悯意识地选择了麋鹿与江豚,这是洞庭湖水陆最大的两个物种。江豚生产孩子时居然是从尾巴到头部倒着生产,产后孩子紧紧贴住母腹喂乳,在水中自由翻腾,父亲在一旁保驾护航。麋鹿逃亡的路线痕迹是大“C”字,喜欢迎着风奔跑,它靠气味规避风险。这些生物经验成为刚强的动态描写,而且是极其人性化的写作。可见他的描写不仅仅是方法的,还是特别经验的,这使他的散文有了一种醇厚容积率,别人轻易不可改变。从梭罗、巴勒斯、普里什文的创作也证明了一切经验都融合了自我的因素,刚强把自我交给了一切动物的经验之中,这一点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。威廉·詹姆斯说,“任何实在的东西必须能够在某一个地方被经验,而每一种类的被经验了的事物必须在某一地方是实在的。”刚强长期深入洞庭湖湿地,和这些动物一同体验生存,为了采访一个渔民或者猎人,他不惜三顾茅庐获得了一手资料;考察麋鹿他从湖北顺着鹿群的线索追踪到洞庭的红旗湖。我也曾三次同他访谈了人工饲养点点母鹿的生物保护者小杨。所以刚强的生物经验是顺

着地理遗迹追踪而来的。仅这样还不够,他的芦苇植物经验会变成一种事物过程的叙说。芦苇是静态的,它的成长变成动态的,它的空间位移又变成了历史的,然后变成了思想的,真正芦苇的精神便出自于芦苇的宗教和芦苇的思想,这样才有了帕斯卡尔那句名言: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。真正的独特性出来了,芦苇是会飞的精灵,它飞翔于天,漫化出种种姿态,但它却扎根于水,融汇天地之灵气。芦苇的精魄所含有的全部内蕴,就是芦苇的想象。

刚强文章里有许多琐碎的东西,譬如洞庭湖的针嘴鱼,他考察到动物学上的“半喙”。众多的浮游生物,渔民俗称的江鹰子,鸥与鱼的矛盾,如何捕捉针嘴鱼的细节,如何使用中高渔网,其细部详尽而琐碎。家养的大水牛也极尽细节,表面看起有很多没用的东西。其实不然,动植物是靠细节展示它的特征的,类如野鸭子一样的鸟有千百种,如何得以区别,全靠它身上的羽毛的细节,嘴的形状,灰斑鸽和金斑鸽一模一样,仅在于它颜色的斑纹不同。柳莺和鹁莺也是一样,仅有毛色差别。芦苇有很多种,仅是叶形和秆质不同。因而细碎不是写作上的烦琐,而是揭示生物学的科形采用的比较方法。英国著名散文家约翰逊说,“他们有一些人看不起细碎的东西,只摘抄一些文字精美或粗糙的碑铭,古今都有……(他们)书里找不到任何令人目不转睛或要牢记于心的东西。”(《饥渴的想象》约翰逊著,三联出版社第234页)这告诉我们散文是不可以缺少琐碎的细节的,它不仅是写作技巧的东西,还考察作者的观察能力,那些生物的细部特征不是看一眼就够了,需要长时间的观察,甚至和它们生活在一起。所以刚强写一篇散文要经过很长时间,有时一年半载才写一篇,我常抱怨他写得太少太慢,可一旦我看到他的文章时,我明白了,这文外的功夫耗掉了他漫长的时间。为了追踪鸟群,他会几个冬季都在湖里转,因而有了他的《篙锁斜阳,或鱼鹰》《洞庭湖水族》,而且一出手,拿到《山花》《湖南文学》,没有任何周折就发表了。他写麋鹿,接近两万字的散文,天津《散文海外版》几乎全选。这一切和他的文字细密、纵情感发有关。

人生有许多不可知的东西,就在他顺风顺水地写作时,遭遇一场重大的车祸,最糟糕的是撞坏了大脑,产生思维断裂,记忆失据。我记得是在河南大学给研究生上课时沈念告诉我的,我当时非常难过,提早下课,一连几天心里都不舒服。如今虽已恢复健康,但文字的灵巧到底不如年轻时活泛了。我想凭他的精神还会创作出很多篇章来的。是为序。

(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国国土资源作协副主席)



- 001 序：波浪，水皮上的皱纹 / 刘恪
- 001 芦花飘过水云间
- 016 岳阳楼诗笺
- 026 观鸟谱
- 035 洞庭湖水族
- 048 一座城市的原点
- 059 遗弃的扁舟
- 065 夜宿煤炭湾
- 074 渔歌互答的春天
- 093 何曾与水商量
- 108 山河依旧，或许
- 122 镇江塔的前世今生
- 133 汨水九歌
- 166 诗魂

- 179 江豚,水中精灵
- 196 篙锁斜阳,或鱼鹰
- 207 一条泥鳅掀起浪
- 216 稻耕,牛哞的绝唱
- 224 麋鹿,打开的生命册页
- 
- 251 跋:思想的麻雀 / 蒋勇

# 芦花飘过水云间

## 舞动的风景

抖起高飘的舞袖,芦花铺天盖地,像云朵一般从水面升腾,精灵游荡水天之间。风的旋律化作金色的箭矢,窸窣窸窣地钻进丛林,来影波翻浪涌,去踪渐渐地隐没。四周雾霭朦胧,和谐的音乐之声,随着风的流动,从苇叶间摩擦发响,弯垂的花穗弹拨起来,细密的小穗如虾须在水中浮游,成群结队涌上来,高高低低形成浅浪,韵律于是有了变奏。不时有鸟儿悠长的啾啾声,鱼儿突促的拨拉声,加入生命的鸣奏曲。一望无际的芦苇,听从风的指挥,铺排团体操,踏歌韵律舞。

芦苇是天地之间的舞者。

舞者的一生,离不开它的舞台,直至生命结束。芦苇属水,离不开水泠泠的舞台,龙腾蛇游的江河,大眼睛扑闪的美丽湖泊,生命丰沛的沼泽,明镜似的池塘,还有那些直的沟渠、弯的港汊,大凡水泽或湿地,芦苇都会捷足先登,以同样的舞姿,将它辟为表演的地盘。

纵观天下舞者,舍我其谁,会有如此气势恢宏的大舞台呢?日月星辰轮

流变幻灯光,山川原野布下五彩斑斓的背景,风雨霜雪的造势,荣枯兴衰的跌宕,国家大剧院如何比,维也纳金色大厅又何以比,杨丽萍的《云南映象》也罢,刘三姐的漓江山歌也罢,充其量,不过是对大自然天籁之音的模仿与学习。

藜蒿满地芦芽短,芦芽从藜蒿叶底钻出来,嫩黄的细叶尖尖儿,沾着一撮亮晶晶的泥沙,挤眉弄眼,窃窃私语,似乎在商量,春之歌该从哪一个音符开始。芦苇从来没有独唱或独舞的习惯,生长在同一片土地,沐浴同一片春风,同样的阳光雨露,一齐踏着大自然的韵律,大家手牵手,齐崭崭地登台亮相。

芦芽的顶叶很快散开来,细蒙蒙的春雨,渐渐将嫩黄染成淡绿,芦芽拔节,长成鼓实的苇笋,如同情窦初开的少女,懵懵懂懂喜欢打扮自己,花艳的衣裙迎风招展,搔首弄姿招蜂引蝶。温暖的阳光下,湿气从地面升起,白晃晃地耀眼,光束将苇叶的浅薄射透,照破叶脉与骨子里残留的嫩黄。

亭亭玉立的苇笋,一种危险的诱惑,工业化时代,湖鲜野菜代表绿色、有机、生态、环保,芦笋画上“人参”的脸谱,藜蒿戴上“仙草”的桂冠,炒腊肉,或是煮活鱼,春节前后身价百倍,成为城里人追捧的时鲜。

踏上洲滩,我却迈不开步,不敢动脚,每一步踩下去,淡红或嫩青的苇笋,在我的脚底咔嚓作响,折了。我掐藜蒿尝鲜,更是赏春,俯下身子,右掌翻拨菹部,拣鲜嫩的紫绿茎条,捏紧了用劲一掐,大拇指甲掐在食指骨节上,青色的浆汁从断口渗出来,两根指头很快被染得黑乎乎的,印痕生生地疼,蒿草特有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

讨生活的采蒿人得赶早,天寒水冷,风雨无阻,划船,穿长筒雨裤蹚往水中央的湖洲,长刃弯刀摸地拖舞,撂倒一大片。苇笋混杂其间,一起倒下。

诱惑以生命为代价。

好在芦苇命贱,春风吹又生。

蓝色雨滴借助风势,稍带斜角切入,像一只飞虫啪地打在苇叶上,摔碎了,化作一摊白水,划下一道绿痕。暴风骤雨擅用人海战术,噼噼啪啪密集地发起攻势,雨如瓢泼,与芦苇展开最后的较量。身处风口浪尖,芦苇们挺直身躯相互依靠,抱作一团扎紧屏障,筑起绿色的长墙,狂风袭来,雨如箭矢乱射,芦苇就像太极拳高手,先扎稳了阵脚,伸展左右对生的软绵掌,巧妙地借助风势,将串串雨滴从飘逸的苇叶上抖落,雨的冲刷力,无可奈何地化作水雾消散。

风,成为芦苇的盟军。

喜欢在河川洄游的青、草、鲢、鳙,欢快地探头摆尾拨弄水面,荡起一圈圈漩涡,黑压压的背脊,渐渐牵成长线,成群结队地朝芦苇深处挺进,迎来水草丰盛的幸福时光。谁在水中拽得苇秆东倒西歪?看那水花荡开的架势,一定是贪吃的草鱼,瞄上鲜嫩的苇叶。鳊鱼与黄尾鲴吃草,没有那么大的动静。鲢鱼性情温顺得多,懒得费劲地拉拉扯扯,等浮游植物送到嘴边,它自得其乐。大脑壳的鳙鱼更为奇怪,竟然与比小手指还细的银鱼一样,以浮尘似的浮游动物为食。青鱼乐意与中华鲟、胭脂鱼等珍稀鱼种为伍,潜游水底,将螺蚌类的底栖无脊椎动物嚼得叽咕作响。鲤鱼、鲫鱼食性最广,找到什么吃什么,从不挑肥拣瘦。鳊鱼、鲈鱼、鲚鱼、红鲱鱼,天性只喜欢吃荤,喷射起一颗颗精准导航的水雷,在芦苇荡中凶猛追逐,演绎大鱼吃小鱼的弱肉强食。

并非只有弱肉强食,芦苇浅滩缓流宁静的环境,丰盛的食物,让喜欢定居静水湖泊的鲤鱼、鲫鱼、鲈鱼们,享受着饱暖淫逸的快乐。你听,噼噼啪啪的水响声,临产的亲鱼扑腾瓣子,那是大自然催产生命的鼓点,和谐有趣的生命之歌。挺水的芦苇,给浮游微生物提供依附的丛林,水势平静的港湾,幼鱼有了安全成长的摇篮。芦苇根须间潜藏的小爬虫,叶面上栖伏的小飞虫,

甚至水中的嫩芽新叶，都成了它们围歼抢食的猎物，圆圆的小嘴巴微微翕动，吞吐之间完成生命的循环。

芦苇如母亲，静悄悄地抿住嘴，看着相貌各异、花色繁多的鱼们，一群调皮的孩子，成日价穿来游去，这个扯了衣角，踩了脚背，那个冷不防冲过来撞个满怀。从催育生命和庇护生命的角度来讲，芦苇比人类更具母性。在自然界，人类似乎是唯一产生“垃圾”的物种。人类活动创造的一切，无不以消耗自然资源为物质支撑。

火辣辣的正午阳光，在芦苇丛上跳舞，没有一丝儿风，只有芦苇浓烈的清气，夹杂泥腥与草涩，混合在光芒中，腾起白烟，如朦胧的月色，看得清浮影如水，朝空阔的水面倾泻，洒落一池荷花。

层层叠叠的荷叶，或舒展，或半掩，或是对卷双合，纷纷撑举绿色的玉盘，虔诚地承接神圣的光露，血脉贲张，青筋毕露。荷花红光袅袅，挺起修长的花梗，婀娜地从荷叶间钻出来，如仙女出浴楚楚动人。鼓实尖尖的花蕾一枝独秀，淡青的萼片，包藏不住破出的欲望，殷殷的紫红像火苗一般闪动。荷花晨开暮合，粉色花瓣如佛掌般护合，小心翼翼呵护掌心明珠，倒圆锥状花托呈黄绿色，散布着点点橙黄色的蜂窝粉孔，那是雌蕊受精孕育生命的子房。每一个孔洞，会结一粒坚果，直到花托膨胀，花瓣萎谢脱落，莲蓬独立水中。

有红蜻蜓飞来，想歇脚乘凉，通常会像直升机般盘伏其上，它懒得晒太阳，躲入荷叶荫下，伸出细足钩住绿伞的边缘，悬空吊挂，一对复眼想必极舒服，网脉交织的透明双翅平伸，一动不动，午休。

红菱细长的茎蔓缠住了游鱼，鱼惊水跳，将芦苇荡悠长的寂静牵动。倒三角形的浮叶漂满水面，叶腋拱出细小的白花，看上去很美。泥淖中却布满陷阱，长着硬刺的菱角，垂吊于错杂纠葛的茎蔓，如同一个个潜埋的小水雷，喜欢逡巡的鱼儿，触雷自是不可避免。

渔歌从芦苇丛中飘荡出来,牵着采莲船缓缓地前移,高高低低的荷枝被船压倒,复从水中挺起,抖落一串串珍珠。莲娃菱女喜欢穿戴大红大绿,来自水乡泽国的艳丽色彩。洞庭湖芦苇留给我的青春印象,便是衣着妖艳的河西姐子,她们三五成群,挑着莲藕,或是背着菱篓,说说笑笑,从芦苇滩上款款而行,丢下一串湖北口音的水乡声韵,令我痴痴地发呆。岳阳楼前过北门渡口,洞庭湖对岸,那片叫作河西的野水荒洲,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芦苇滩。再往西,团湖,中国最大的野生荷花湖。如今洞庭湖大桥从芦苇滩上大踏步地跨水而立,我却再也没有见过“红配绿,颜色足”的河西姐子了。

## 一苇,N种切入

苇莺,鸟与苇诗意的链接。芦苇深处,一望无边的万绿丛中,有了苇莺盘旋,跳跃,歇伏,啄食,营巢,栖息,鸣叫,水与天的交合,便有了精灵的使者。苇莺体型纤长,毛色以褐为主,嘴细尖,天性活跃,成天在草茎间跳跃穿飞,寻捕昆虫为食。莺歌燕舞,苇莺的歌声,一定是迷人的。

常见的大苇莺背羽棕褐色,淡黄色眉纹,下体淡白色,胸部有不明显的灰褐色的纵纹,与芦苇的色彩天然和洽,便得了大苇扎、苇串儿的好名字。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,会有一百〇六种虫子危害芦苇,有八十六种专吃苇叶,有二十种专门蛀茎,大苇莺的功劳可谓大矣。夏初繁殖时期,大苇莺会亭亭玉立芦苇顶端,不停地鸣叫,雄苇莺的鸣声高亢而响亮,它得靠歌声来打动雌苇莺的芳心。“嘎嘎吉——嘎嘎吉——”此起彼伏,远处听起来像蝈蝈,也像青蛙,有的地方便依它的叫声,称芦蝈蝈,或直呼大苇莺为“呱呱叽”。一对雌雄苇莺情投意合,会衔取干枯的苇叶营筑爱巢,一起生儿育女。

苇莺“呱呱吉”的鸣唱,大家一定觉得耳熟。如果把它翻译成诗句,你就更加觉得朗朗上口。

且听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

中国人关于苇葭的意象，从《诗经》算起，至少三千年了。

芦苇最早入诗，同样见诸《诗经》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《蒹葭》三叠，溯洄婉转地反复吟唱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，始终没有露脸，苍苍、萋萋、采采的芦苇，以缥缈空灵的诗化形象，寄托相思，成就国人心目中的经典爱情。诗，能够拥有如此超越时空、跨越时代的伟大力量，奉为经典当之无愧。

经者，说一句，顶一万句，你也许不信，它只一句，或一个词，引出后人下笔千言，结心万语，却是不假。《诗经》中的芦苇——“蒹葭”二字，关乎多少情感倾诉？

莫说芦苇贱如野草，《诗经》用词之凝练、准确、生动，依然是汉诗不可逾越的高峰。只说“蒹”与“葭”，便是微言大义。蒹，指荻；葭，指芦。诗又曰：“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苇。”荻至秋坚成，谓萑；芦之成者，谓苇。古今相较，古人用蒹葭泛指荻与芦，今人用芦苇泛称蒹与葭，今人只说了一半，漏了一半。古人精致，如今的世风越来越浮躁了。

劳动人民讲究物以致用，在洞庭湖区，芦荻混生苇田中，芦比荻高，荻比芦坚实，芦泡宜于编织，造纸的纤维却不如荻，芦与荻的细分，乡人弄得明明白白，俗称土名一个比一个好听。生于低洼湖泊，抗水性强，株茎细而高，长得像线绉长子，就叫“线芦”。茎秆基部粗壮，抗风力强，不易倒伏，就叫“大头芦”。株高偏矮，茎秆较粗，剑形叶边缘带锯齿，叶梢包茎不易脱落，叶片张开来像千手观音，就叫“观音芦”好了。荻，茎呈红褐色，坚硬如铁，故有“红铁秆”之称。更为常见的荻茅，当茅柴烧，乡人直呼“茅柴”。

遗憾，或尴尬，苇田中人工种植的荻，与水稻、小麦一样，品种名称打上

科研的印记：湘荻一号，二号，一直排到五号，再也没有来自泥土的诗意。我不理解，研究芦荻的科学家们，即便没有读过《诗经》，为何不从俗语乡音中，获取艺术的想象与灵感呢？

苇叶伸过来触摸男孩，晒得油黑的脸上，有一种痒痒的刺灼感。男孩扯住苇叶，从叶鞘处摘下，一把绿色的长剑，捏在手中挥舞。苇叶属于生长的水域，它得回到水中去。男孩将苇叶柔软的尖儿掐掉，两端顺着叶梗撕开，卷起来，交叉穿在叶梗上，船头翘起来了，叠成一只苇船。满载男孩期望的目光，苇船顺风顺水，渐渐地远去……

不经意的儿戏，也许蕴藏着洪荒时代远古的记忆。逐水而居的人类文明，一定从芦苇身上得到有益的启示。苇与船，浮江渡海的工具，浮载人类去探索在水一方的秘密，哪怕浮载的不是身躯，仅仅是思想。

一苇渡江，经典佛教故事，禅宗始祖达摩，这位印度来的高僧，就是用化缘得来的一根芦苇，踏波横渡长江北上。如果没有一苇渡江的传奇，达摩也许走不进少林寺。一根芦苇，将天竺佛教度入震旦。

“谁谓河广，一苇杭之。”心存善念，心无杂念，纵使河汉相隔，足踏一叶苇舟便能飞渡。

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是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豁达如苏轼，连他都忍不住叹息：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。”

碧波万顷，苇舟一叶，洞庭湖，天下水，滔滔不可测，一苇能航？当年的男孩，已是鬓霜初染，徘徊洞庭湖畔，侧耳凝听风中的芦苇絮语，寻求不可知的答案。

苇叶边缘的锯齿，划不破阿婆粗糙的手掌。阿婆蹲在河边洗苇叶，端午的苇叶水色正旺，叶片浓绿，长满白色的绒毛。一片一片浸在水里，阿婆细细